

漢書門類
二〇六三
一三九
五八五
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二〇六三
一三九
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03
冊數	306 (106)
函號	309 10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尚書詳解卷第四

淺草文庫

湯誓第一

商書

伊尹相湯

伐桀

自師

地遂與桀戰于鳴條

地之野

作湯誓

五就桀

而桀不悛

則伐罪弔民之舉尹不得不相

湯而湯亦不得而不順天應人矣師師行所經地

或以為湯間道出桀不意則豈王者之師哉

湯誓王

史追稱湯

曰格

來

汝眾庶悉

皆

聽朕言非台

我

小子

敢行稱

兵舉

亂

以侯

有夏多罪天命殛

誅

之今爾有眾

民

汝曰我后

桀

不恤我眾舍

奪

我稽事

農

而割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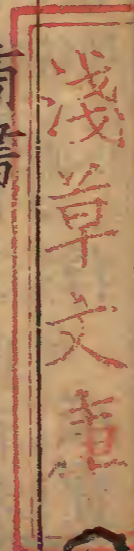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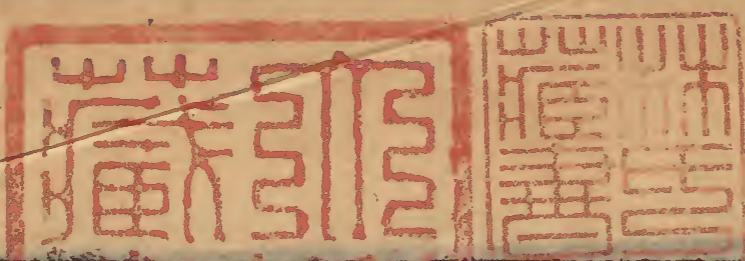
割

予惟聞汝眾

夏

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征



心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我所夏王率皆遏絕

衆力率割

夏邑有衆夏率怠弗協曰時此日桀曷喪予我及

汝桀借亡夏德惡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

天之罰予其大賚賞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虛也如食而吐之言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臨事而懼不得不然非德不足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三書

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共工氏之子勾龍配食

於社烈山氏之子柱配食於稷湯革夏命變置社

稷欲遷社而無人可代勾龍臣扈湯臣議遷社者

夏師敗績湯遂從追之遂伐三朥桀去保三朥故伐之俘取厥寶

玉國之寶器即祭天地諸神寶玉之類詛伯仲伯湯二臣作典寶多得國之常寶非常寶則不取書亡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湯歸自夏勝至于大坳地仲虺作誥

仲虺之誥成湯放不窮桀于南巢桀竄其地惟有慙愧德曰予

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堯舜出揖遜而湯伐桀恐後世篡奪者以藉口仲虺乃作誥

湯怩忸之發若不能一朝居不消散之則過而不

化有害日新之業矣故虺不待至毫而誥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喜怒哀樂愛惡欲情之動也有欲必有爭無主治乃亂爭則亂

惟天生聰明時是乂治有夏昏德與聰民墜塗炭亂天

乃錫與王勇有智有表立儀正萬邦繼禹舊服服行之事孔云

服五茲率循厥典常奉若順天命

尚書詳解卷四

通志堂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湯之興畏天命而憫人窮也豈有豪駿之私而何
慚焉聰明體也勇智用也典者萬世不易之理湯
之所績禹之所服率而奉之純乎天也

夏王桀有罪矯詐誣欺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

善式用商受命用爽清厥其師衆

夏之季而湯出焉如晦冥之日月醉之醒夢之覺
也

簡桀黨賢湯之附依勢桀之寔實繁多有徒黨肇始我邦商

于有夏世若苗之有莠似苗若粟之有秕莠實小大商民戰

戰色懼罔不懼于非辜無罪矧予湯之德有諸言形諸足聽

聞不可

此言桀囚湯於夏臺也湯在夏季桀黨惡之如黃
粟之莠秕欲鋤簸之商人深恐非辜况湯德日著
尤宜為惡黨所忌惡乎

惟王不邇近聲音色女不殖生貨利德懋人德官陽勉功

懋懋賞用人取人之善惟已為己改過己之未善不吝惜克寬克仁彰

昭信孚兆民

不邇殖此非富天下之本心也如此則一豪私欲
不存本原清矣故樂人之善改己之不善如舜之
取人顏子之不貳欲去理全而仁之體在是矣寬
者仁之施仁者寬之體克者實有是理其心之廣
大為安天下而非富天下民昭昭然信之久矣呂

云惟已取人以身也

乃葛伯伏餉事詳見孟子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

怨曰奚何獨後予攸所徂至之民室家相慶賀曰後

望予后湯君後來其蘇鮮蘇更生民之戴商厥惟舊久哉

湯之征誅其君弔其民以布其寬仁而已非若後

世兵師所至荆棘生焉者也故民喜色相告於征

伐之時而有唐虞都兪揖遜謳歌朝覲之氣象焉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并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

存邦乃其昌盛

此欲湯大新政以副民望遏惡揚善行其無事也

賢德忠良則佑輔顯遂之弱昧亂亡則兼攻取侮

之亡者推之存者固之栽培傾覆皆所自取造化

何心哉夏云天理如此則桀之亡乃皆所自取而

湯之興何心哉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念少息不

進則退差豪釐而繆千里以慚之念橫乎胷中則

於日新之功有害矣

王懋勉昭明大德建立中于民以義事之制則為事以禮

節理之制心垂裕優後昆子

此欲湯以其立一世之極開萬世之極也中降衷

之理即自得之德昭之此而立之彼以性覺性也

制事義以方外也制心敬以直內也本末並用俾
有典則詔之子孫六百年之商皆自此出一說以
為制民之事民之心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似者亡好問則
裕大自用則小

尊德樂道人主知之者固有之矣然人以為有道
德而尊之則非自得矣惟自有真見以得師而學
焉然後臣之則不勞而王矣好問則天下之善皆
吾善矣謂人莫若而自用則反之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於其始而思其終殖封有禮覆昏暴欽崇
天道永保天命

福善禍淫天道也欽崇則能永保矣欽而又加以
崇敬之至也此勅天時幾之意

湯誥第三

夏書

湯既黜廢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因四方朝新君而誥之

湯誥王歸自克勝夏至于亳誕大告萬方王曰嗟爾
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

立一代之規模新天下之耳目垂六百年之基業
皆在焉明聽提警振起作其更新之意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順有恒性克綏厥猷道惟
后

降衷天命之性也若性率性之道也綏猷修道之教也仲虺天生聰明時又即此意但仲虺於情言之自末及本湯於性言之自本及末理歸於一而聖賢之間亦見矣

夏王滅德性作威私以敷布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

方百姓罹被其凶害弗忍堪荼茶毒毒並告無辜罪

于上天下地神天祇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

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奉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問罪有夏肆遂求元大

聖尹伊與之戮盡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救民命於塗炭之中上天孚信

佑助下民罪人桀黜廢伏竄天命弗僭差賁飾若然

草木兆民允信殖物與民皆遂則天佑湯可見矣俾使予我一人輯集寧安

爾邦家茲朕未知獲得戾罪于上下慄慄戰戰危懼若

將隕墜于深淵

此湯任大責重所以自警也

凡我造立邦侯無從匪非彛常無即就愒樂淫各守

爾典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

自赦惟簡別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于一人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湯自責如此諸侯敢自恕乎

嗚呼尚庶克時忱誠乃亦有終善

君臣警省如此則善始可占終

咎單

臣名

作明居

明居民之法一書亡

伊訓第四

商書

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

三書一序二書亡

湯

太丁

外丙

仲壬

太甲

孟子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史公

案世本湯没二帝七年而後太甲太丁立序以太甲

元年係於湯没之後者以書言烈祖成德故爾伊

川以為湯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

四歲故立太甲

伊訓惟元祀

夏曰載商曰祀周曰年

十有二月

商正建丑以十月為正月

乙丑伊尹

祠

祭

于先王

湯

奉嗣王

太

祗見厥祖侯甸羣后

諸侯咸

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孔氏謂湯崩太甲逾月即位居憂冢宰攝政夏以為仲壬之喪

伊尹乃

明言烈

功

祖

湯

之成德以訓于王

烈祖如在其上羣后百官環其旁於此時乘其初

心之虛而訓之所以先入太甲而為之主也故太

甲雖不免於迷而終歸於復者以此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

欲言湯先言禹

方懋

勉

厥德罔有天災

日月

星辰之變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無山川崩川湧之類

暨鳥獸魚鼈咸若

其順

于其子孫弗率

循

皇天降災假

借

手于我

商

有命天造

性

自攻

伐

自

鳴條

桀所都野

朕

我

載

始

自

從

亳

湯所都

方者常常如初無一豪停滯也德者天地萬物實

然之理德懋則天地萬物莫不得其理矣弗率此

德則自絕於天湯奉天討而已

惟我商王布敷昭明聖武聖武則非血氣之怒易所謂神武不殺者也代虐夏之以

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謹始立愛立愛之道惟親

自愛我親始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湯以德得天下太甲何以嗣之哉惟親惟長始家

邦而終四海焉守約而施博也

嗚呼先王肇始修桀廢而湯修之人紀三綱五常本秩然有紀從諫弗咈違先

民先覺時是若順居上為商之君克明君道為下為夏之臣克忠臣道與人

不求責備檢責身己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人紀者天下事事物物之理也敘於天修於君從

諫若先民所以講明此紀也克明克忠所以躬行

此紀也不責人而責己修己之要在己而已湯之

工夫積累如此乃至於有萬邦創業亦難矣哉而

太平何可不念居上為下者湯處人道之難也湯

之本心忠於桀耳升陟之舉豈得已哉此文王三

分有二以服事殷之心也一云為去聲言愛民而

能盡道

敷廣求哲人識治之人俾使輔于爾後嗣制官刑戒敝戒于有

湯之所以創業者責之已而已而所以為後人計

者則不得而恃已也求之廣矣又制刑以敝之其

敝有位者所以敝後嗣其為後嗣計者所以為天

下計其家天下之道乃其公天下之心也

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巫歌舞以降神敢有殉

忘死求之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疎忠

直遠者成德比近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

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

正君其刑墨具皆訓于蒙愚士

此所謂官刑也德不孤惡亦不孤有其一則二則

三而九者從之矣卿士邦君之愆至喪家亡國而

其下不正焉墨刑之未為過也呂云蒙童蒙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謀洋洋大嘉言謨之孔甚

彰明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福作不善降之百

殃禍爾惟德罔不積小而大萬邦惟慶福爾惟不德罔大

大由於小墜厥宗族

祗念二字一篇之旨歸也故歎而後言聖謨嘉言

即前官刑所云也三風十愆之戒森然如法律而

其中皆天理焉能反而默識見其顯然有洋洋發

動之意惟心之敬者能之敬即天也天命固不常

而理未嘗不常此敬常存則作善惟德之工夫由

小至大而百祥降矣否則墜宗之殃豈在大哉罔

小罔大之義觀復姤二卦可見

肆陳命天徂往后君也陳往古明君以戒二書亡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太甲既立不明謂明者為思之原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

思念庸道常伊尹作太甲三篇

三年居憂百官聽命冢宰

太甲惟嗣王不惠順于阿衡伊尹保國如阿平國如衡故尊曰阿衡猶太公為尚父也伊尹

作書曰先王顧省提天之明命以承接上下神祇社

稷宗廟罔不祇肅

勅天者此心交神者亦此心易革渙之卦必言王

假有廟蓋祭祀之時洞洞屬屬心無不敬尹欲收

太甲之放心故必指湯之收心者以治之也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身任天下之重左右

厥辟君宅安師天下民肆故嗣王丕大承繼基業緒統

顧諟以下湯德也尹又同德故能代天理民遺太

甲以無疆之緒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夏邑在亳西自周忠有終善相輔亦

惟終其後嗣王桀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主聖則臣直此尹責任太甲之意呂云周者謹畏

之至如孟子周於德周於利之周夏之方有道也

無一豪虧闕踈漏之處

嗣王戒哉祇爾厥辟君辟不辟盡君道忝辱厥祖王惟庸

常罔無念聞不念故聞如不聞伊尹乃言曰又諄先王昧晦爽明丕

顯明坐以待旦大旁求俊彥開迪導後人無越違厥

命湯付託之命以自覆敗

湯未明求衣大自顯明洗濯澡雪無一豪物累不
俟日之東升也旁求非一路也湯之為子孫謀其
艱如此而可違越以自敗乎呂云命正理也

慎乃儉節德德者本然之理謹者用功之地惟懷思永長圖謀若虞虞人機

弩張上往省視括末于度法合則釋發欽厥止為君止仁為臣止忠之止率

循乃祖攸所行惟朕以懌喜萬世有辭稱美

儉非特節制一念收斂無非德之所聚所謂以約
失之者鮮尹所以箴太甲欲縱之病根也放心收
則圖永其發心如射之審而知止如乃祖矣尹受
湯之托至此乃懌而太甲亦有無窮之間此曲盡
誘掖之術也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此乃不義非義習與性成性無不善為習所移

予弗不狎復使親習于弗順謂聲色遊敗營造于桐宮湯所葬地密親邇近

先王其訓無俾世永迷昏亂王祖往桐宮居憂克終允信德

尹不指太甲之非但以先王反覆言之使其善端
生而非心自格。觀伊訓之作乃太甲過未形之
時其言哀痛嚴備如武庫之矛戟森列也至太甲
首篇太甲之過已形而尹之戒乃一節緩於一節
溫乎春風和氣中有陶然自得之意蓋臣之事君
如子之事父敬不違勞不怨色愈恭氣愈和言愈
從容而不迫也以尹元老事太甲幼主而如此此

所以為聖也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冠服袞奉嗣王歸于亳

畢三年喪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相匡正以生后非民罔以辟

君四方皇天眷顧佑助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

世無疆之休美

太甲自怨自艾於桐天啓之也此尹痛定之語使

太甲終不變尹當若何克終矣喜慰如何哉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至不類善欲

嗜好敗度法縱志氣敗禮節以速戾罪于厥躬天作如水火

孽災生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緩既已往前背反師保

尹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藉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桐宮之放太甲不以為怨而以為德所見明矣方

其不明也視縱欲為安愉之地視禮度若荆棘束

縛然既明矣乃知縱欲之荆棘而禮度乃安愉之

地也得不力求匡救之訓乎其未明也尹惟恐太

甲之不聽其已明也太甲惟恐尹之不言矣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誠德協合于下惟明后

協于下驗諸民也協則果修而真足為明后矣

先王子惠困窮德民服厥命協罔有不悅並等其有

邦為諸厥鄰鄰乃曰俟望我后湯後來無罰虐

此以證協于下之說也湯以七十里與服國等侯耳德之感如此況太甲已為明后君萬邦而可不協乎

王懋勉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祖思孝接下

臣思恭視遠不溺惟明聽德不流惟聰朕承奉王之休美

無斁厭

太甲明矣當終以誠故以懋而無豫怠勉之思者日加省察之謂也伊訓言立愛立敬立始事思終事也聰明本然之有也遠則不以近蔽之德則不以欲雜之而本然之聰明見矣如此則王之休孰大焉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伊尹申重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私克敬惟親民

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德惟治否不德亂

敬天德也仁人心也誠鬼神之德也上得天心下

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足以當天位所以艱也

德即敬仁誠也總於己為德見於外則有三者之

異德則治出治則入亂矣

與治同道事不必同同此理而已罔不興與亂同事亂之事無不同罔不亡終

始慎厥與與治與亂與者治亂之初也惟明明后

與治同事未必興也必同道而後興燕噲宋襄學

堯舜湯武之事者也亂之事同則道無不同周厲
弭謗秦皇禁偶語紂鉅橋隋洛口倉無不亡者能
於其與之端而謹之非明而又明者不能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美緒尚
監法視茲哉

明明生於懋敬敬天德也人心放於昏敬則存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遠必自邇太甲悔過之勇尹恐其
躡等故告以循序而進無

輕易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無輕無安防其心也
惟難惟危明其理也慎終于

始有言逆于汝心不可謂
其逆必求諸道有言遜順于汝志

不可喜
其遜必求諸非道逆未必皆道然合道者多遜未
必非道然非道者每以遜入

此畫一之戒也

嗚呼弗慮謹思胡何獲得弗為力行胡成一人元善之良
長善

萬邦以貞正君罔以辯言言偽而
辯者亂舊政臣罔以寵利

貪居有自成功邦其永長孚信于休美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

太甲悔過既力入道既深故尹以入道之極告之

堯舜禹執中伊尹一德孔子忠恕子思中庸孟子

仁義各有自得之地皆以發明不傳之蘊

咸有一德伊尹既復還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曰嗚呼天難諶信命靡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

常九有州以亡

未露一德之名先隱言一德之用難言之也

夏王桀弗克庸用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

啓迪有當命之天命人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典神

此一德之反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當天心受天明命以有

九有之師衆爰於革改夏正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

尹躬暨湯之語先已後君尹豈昧於君臣之義哉

孟子知其心曰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其相湯伐

桀放太甲而又反之任之至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

歸于一德

一者不貳以二參以三也私焉求之則非一矣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差

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凶悔吝居其三動可

不謹乎罔不吉則周旋泛應皆合於理吉孰大焉

吉非福祥恬愉安養之謂凶非災害拘畏急迫之

謂理之合背即吉凶也雖降於天實在於德無豪

髮差也

今嗣王新服踐厥命天惟新興起厥德終始惟一純時

乃日日新

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衆人所謂新蓋變法

易令耳聖人所謂新則始乎是終乎是也如天地之運終古不變而四時之氣俄春俄夏無一日不新也

任官惟賢材左右左右大臣孔惟其人臣為憂上君為德德

為下臣為愛民其難其慎難而謹之擇君子而勿間以小人也惟和和其心惟一其一德

此以輔成一德也為德為民君民一也一說和一

屬下段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則一矣

德三德九德無常定師德皆主善以剛善柔善為主則不入於剛惡柔惡為師善剛善柔善無

常主善皆協益于克一萬殊一本是萬為一詳見通書第七章第二十章

此一德之原也於德而擇其善於善而會於一克一而萬善備矣

俾使萬姓咸曰大哉無不王言心之又曰一哉無不王心言之

克綏安先王之祿命永長底定烝衆民之生

此一德之驗也德一矣證諸民而咸曰又曰焉則其高明盛大乃可以上承先王而下安烝民矣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親萬夫諸

之長可以觀政有政乃能統衆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

自廣大以狹小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不得盡其意而怨民主罔與成

厥功

德德德

七世

太祖

昭昭昭

七世觀德古今一也萬夫觀政天子諸侯一也非

民非后君民一也無自廣狹人人已一也自廣則無以盡民矣非德之一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暢伊尹事功德作沃丁一書

伊陟孔氏謂伊尹子相大戊沃丁弟太庚之子亳都有祥不善之祥桑穀共生二木共生七月

于朝非生木地伊陟贊告于巫咸名臣作咸告咸以自治之說四篇四書

大戊贊以桑穀之祥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二書亡原臣名以言命原故書名云

遇災懼而修德為商中宗

仲丁遷于囟作仲丁一書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一書

祖乙圮水毀于耿作祖乙一書

尚書詳解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詳解卷第五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亳鄕相耿亳將治都亳殷殷亳之別名民咨嗟胥相怨作

盤庚三篇

耿水圮不容不遷矣然小民安土且耿地沃饒魚鹽利重巨室總貨浮言搖衆以致咨怨故書以訓之。上篇作於未遷時民未悟故其辭切中篇作於將遷時民漸悟故其辭緩下篇作於已遷後民既從故其辭益緩或云上篇告臣中篇告民盤庚盤庚遷于殷民不適之有居殷商之遷屢矣而前數君未聞委曲告諭者風俗日

不如前之淳。○盤庚不臨以勢而訓以書厚之至也。

率皆呼籲憂遷之人衆感直言曰我王祖來既爰宅于

茲耿重我民無盡劉殺不能胥匡正以生卜稽曰其

如台

盤庚呼怨咨之人而告之曰自祖乙來都耿水圮

而未即遷者不忍虔劉我民也然終不能相正以

生則不得不遷矣故卜以稽之而曰如我所志也

先王有服歷恪恭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

今五邦

此引先王以證其不得不遷

今不承繼于古湯都罔無知天之斷斷然命矧況曰其克

從先王之烈功

天意欲遷斷然矣若不知何以能從先烈乎

若顛倒木如耿之有由蘖萌芽復生如天其永長我命于茲

新邑亳紹繼復先王湯之大業底致綏四方

遷亳生意之回也京師定則天下定矣

盤庚敷教于民由始乃在位巨室以常先王舊故服事正

法度今日當曰無或有敢伏抑小人貧民受之攸所箴箴巨室利

耿圮而沃不利小民而利巨室故巨室簧鼓小民

而抑遏其箴已之言如風邪之痺脉絡故原其受

病之處教之自有位始謂遷都自有先王故事以

此故事正今日當遷之法度而勿伏小民欲遷之
箴焉則巨室從而小民無不從者矣二云攸箴即
咨怨之言也不沮抑之川不可防也與後世誹謗
妖言之禁異矣

王命衆悉盡至進于庭言通近則易入王若曰格來汝衆予告

汝訓汝猷謀黜去乃心私無傲上慢從康土安

遷之利公也不遷之利私也傲康之失皆自私心

中來

古我先王亦惟圖謀任用舊老人共政王播布告教之修

不匿隱厥指意王用大欽敬罔有逸過言民用大

變化化今汝聒聒言多起信險傾膚予弗知乃汝所訟

所言何事非子自荒棄茲德惟汝含茹德愛不惕畏予一人予若

觀火燎原予亦拙謀始謀不嚴謹作致乃逸汝慢

舊人則不隱先王播告之旨故王恭己無言而民

化矣今汝新進起而唱說言果何為者邪予非欲

棄德而用刑者也而汝含吾德而不我畏是吾拙

謀致汝之逸也此非盤庚真悔其初之不用刑訓

責之辭云耳夏以不欽為敬舊人

若網在綱網索有條理而不紊若農服事田力穡稼乃亦

有秋歲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不遷則浮言遷則實德于民至于婚姻

友僚不大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大毒害于

遠邇急惰勉農自安不昏通作勞勤不服事田畝越於

其罔有黍稷

此廣譬曲諭之也網在綱則不從康矣蓋不遷者一時之安此言浮言也豈實德乎汝能去汝總貨之私而佐遷焉則實德及民且至婚友而我乃言汝真有積德矣不然安土如惰農而何有久安之日乎

汝不和溫吉善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害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種于民乃奉受其恫痛汝悔恨身何及

浮言則非吉言矣水圯之害及民則亦及爾身悔可追

相觀時是儉小民猶胥相顧恤于箴誨言其發有恐逸

失口矧予制專乃短長之命汝曷何弗告朕而胥動以

浮言恐驚沈溺于眾若火之燎于原野不可嚮邇近

其猶尚可撲滅則惟爾眾自作弗靖安非予有咎

小民猶恤箴言而恐有口過矧盤庚高明剛果執賞罰之權而爾可不顧乎火雖燎原尚可撲也曾謂汝浮言之動而不可滅乎至此則罰爾自取而非予咎矣

遲任古之賢人有言曰人惟求舊成器非求舊惟新人與器異古我

先王暨及乃祖乃父世胥及同逸安勤勞予敢何動

用非罰不當罪之罪世選擇爾勞功予不掩蔽爾善茲予大

享大烝之祭于先王爾祖其從隨與配享之作福福善作災淫禍

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不當賞之賞

撲滅之說恐疑濫刑也故告以汝舊人之子孫予

固不敢濫罰然先王先正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濫

刑不可也濫賞亦何可乎若縱浮言而不撲則為

非德矣

予告汝于難遷都之難若射之有志志精則中如汝無侮老成人

老成則知久安之計而欲遷無弱輕孤有幼孤幼則受水之害而欲各長謀于

厥居毫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遷之謀

遷雖難事也有志則竟成矣老成慮遠孤幼受害

皆欲遷者也其唱不遷之浮言者巨室新進而已

汝能無侮無弱則能謀長以從上而不從康以傲

上德

無有間遠踈親邇刑用罪伐厥死浮言不悛有用德賞

彰顯厥善助遷以施德於民者邦之臧遷而善惟汝眾功邦之不臧不遷之禍

惟予一人有佚故罰凡爾眾其惟致告轉相自今至于

後日各恭敬爾事齊整乃位居所度法乃口罰及爾身

弗可悔

盤庚一書前半篇涵養寬大後半篇嚴厲整肅反

覆抑揚於勤懇中時露賞罰之意使人知有警懼

無怙終以罹於罰此有虞明刑無刑意也

盤庚中第十

商書

盤庚作起行惟涉河以民遷乃話話言民之弗率從誕大

告用信其有眾咸造進勿藝慢在王庭盤庚乃登

上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廢失朕命

上篇未遷則未動也下篇已遷則既靜也惟中篇

則將遷將遷則動而未靜時也跋涉險阻蒙犯霜

露人情倉皇安危存亡所係正在此時故話之進

之曰用亶曰明聽所以感化提撕之者尤切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順保民亦后前胥相感憂

鮮少以不浮如舟浮水順于天時殷降下大虐天時之災如蹶

先王不懷懷安厥攸以所起視民利去危用遷汝曷弗念

我古后之聞

后承民民保后后民相恤以順天蹶而相相而耿

不敢懷安求民利耳往事所聞如此汝何不念而

疑今日之遷乎

承順汝俾使汝遷遷惟喜康安共非汝有咎比近于罰

予若籲呼懷念茲新邑毫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毫之遷樂與民同其安也豈以殃罰之乎為汝故

以從汝志耳豈以徇我之欲乎○民不欲遷而以

遷為不從者欲安者民之大欲遷而久安乃所以

不從其欲安之本心其不欲遷乃一時暫蔽於浮

言之私耳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遷矣而方曰將試辭意之婉厚之至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病乃咸大不宣布乃心欽念以

忱動感予一人爾惟自鞠窮自苦若乘舟汝弗濟疑

臭腐厥載爾忱不屬聯屬惟胥以沈溺不其或稽

急登岸中流不自怒錮滯曷何瘳愈汝不謀長遷為長以思乃災

不遷之利害汝誕大勸相憂沈溺今其有今苟目前罔後後悔汝何生

業生在上

此詳告以不遷之禍也

今予命汝一心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姦倚乃身迂曲

乃心予迓迎續接乃命于天子豈汝威虐用以奉承

畜養汝衆

汝心之未一以巨室之倚汝迂汝故也汝信之是

自臭耳予之遷則所以續汝命而畜汝者也豈以

虐汝乎

予念我先神明明后之勞亢爾先祖予丕克羞進爾用

懷念爾然此如失于政當遷陳久于茲耿高后丕乃崇重

降罪疾我於曰曷虐沈溺朕商民汝萬民乃不生生其暨

與予一人猷謀同心遷以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

朕幼孫盤庚有比同故有爽明德自上天其罰汝民汝

罔能迪道迪

以高后在天之靈傲之殷尚鬼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養民汝有戕

則我民之象在乃心我先后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

絕棄汝不救乃死茲子有亂治政人之同位在具聚乃

貝水蟲古人取其殼為寶如今用錢玉寶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

刑于朕子孫迪啓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此言不特高祖之靈可畏而乃祖父之靈亦可畏

也。爾巨室職在治民乃不同於利民而惟戀耿

之沃饒以為總貨寶計則我高后縱以爾祖父舊

勞之故不欲降罰以傷其意而乃祖父自不汝救

豈特不救且將啓告以降不祥矣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注以跋反鄭如字變也永敬永則不止敬於暫大恤大則所恤不在小

無胥絕遠不宣乃心汝分猷謀念以相從各設立中于乃

心

心

敬不永而恤不大則惟總貨是念而與中相遠矣

汝試分汝所謀念者以從我而立中道以觀之則

爾之謀不遷以總貨予之謀遷以利民孰是孰非

有定論矣。分者不遽責以盡去已見也設中則

公見立而私見自去矣

乃有不吉善不迪道顛怪越踰不恭暫時遇所姦灾

我乃劓小者殄大者滅餘之無遺育養無俾易以跋反又如

種惡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立乃家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盤庚既遷奠定厥攸所居居民乃正厥位分都邑立宗廟。夏云正君臣之位綏

尚書詳解卷五 通志堂

安爰有衆曰無戲狎怠懋勉建大命

奠居之始正大命建立之時可戲怠而不懋乎

今予其敷布心腹腎腸歷徧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

爾衆爾無共怒協合比讒言怒予一人

事擾無定事定追咎浮言之人寧無以此疑其上

故明告之使勿懷疑以蓄怨也

古我先王湯將多增于前契功適遷于山商用降降下我

凶德嘉美績功于朕邦

此言湯居亳以大契之功也

今我民用在蕩散析分離居固有定極止爾謂朕曷

何震驚動萬民以遷肆故上帝將復我高祖湯之德亂

治越於我家朕及篤敬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此言耿之圯而天使遷亳也

肆予冲幼人非廢棄厥婦大謀不遷弔至由用靈善各非

敢違卜用宏大茲賁大

此言遷之非徇己私意也

嗚呼邦伯諸師長衆官之長百執事之人小尚庶皆隱

側哉予其懋勉簡拔相助爾念敬我衆朕不肩任好

貨敢果恭生生生人謀人之保安居敘敘欽敬

側隱心之公也好貨心之私也不任彼而簡相敘

欽於此好惡之意明矣

今我既羞進告爾于朕志若順否不任好罔有弗欽敬

無總衆

于貨寶生生自庸

民功曰庸式用敷布

敷布

民德

富而教之民心本然之德

周聖西

永長肩任

一心

一於民而勿貳於貨

予告爾明矣所若所否汝無不欽則無於彼式於此而爾之心一矣向者貪於沃饒之私意盡去而中篇森嚴之令泯矣盤庚以口舌代斧斤其忠厚之至歟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

經求

物色諸野得諸傅

傅

巖山險

作說命三篇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誠則一一則通此周禮所謂正夢也

說命王宅

居憂

喪亮

信陰

默不言三祀

年既免

除喪其惟

弗言

當言而不言不敢易其言也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

先知先覺

曰明哲

明之至

明哲實作

則

天下法覺後知後覺

天子

繼天子作子

惟君

主萬邦百官承

奉

式

法王

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

無攸

所稟

承命令

此臣庶引領側耳以聽維新之令也蓋高宗識見

之高固有隱然動人於不言之表者矣

王庸

用作書

猶不言以誥曰以台

我正

表于四方台恐德

弗類

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所謂類也

茲故

以弗言恭默思道夢帝

賚

與子良

賢弼

相其代予言

尚書詳解卷五

通志堂

恭敬也默用志不分也思道沈潛思慮玩索天下至理所在也心純不二則與天接矣

乃審度厥象夢所俾以形畫旁求于天下說名築傅巖

之野傳巖在虞虢之界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人築護之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以供食胥相靡隨也相隨坐輕則之名惟肖似

爰於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高宗以一夢傳說一匹夫相位之重授受無留難

高宗必有以信說者而說亦必有以自信者矣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工夫相續不可頃刻間斷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大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

用汝作霖雨雨三日為霖啓開乃汝心沃如水朕心若藥弗暝

眩服之憤耗厥疾弗瘳愈若跣徒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金濟川大旱一節切於一節渴想之至也則說可

不開誠以沃之乎瞑眩苦口之言也視欲說之作

朕目也以高宗之明哲而凜然以弗視傷足自處

聖不自聖真見輔德之不可無人也一說以作礪

為治已舟楫為濟難霖雨為澤民

惟暨乃僚屬罔不同心以匡正乃辟君俾使率循先

王迪行我高后以康兆民

此欲其率屬佐王也

嗚呼欽予時是命納誨其惟有終之命高宗傳說之會遇可謂一時之懿矣善終之在說

深體此納誨之命而已

說復還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

臣不命命納誨其承奉疇誰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欲說欽其命以納誨然臣之諫不諫不在乎君之命不命顧其從不從如何耳后之從諫能如木之從繩則主聖臣直雖無納誨之命而自承其從諫之意矣況有命而誰敢不從乎蓋高宗欲責之人而說則使求之已也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告于王曰

周官冢宰統百官此說受命居相位也

嗚呼明王奉若順天道建立邦國設立都邑樹立后

王天子君公諸侯承奉以大夫卿師長衆官之長不惟逸怠豫樂

惟以亂民

此原上天立君之意使知天子諸侯卿大夫所以上下相承者皆以為民而非以為逸豫之資

惟天聰明無不聞無不見惟聖君時是憲法惟臣欽若順惟民

從治又

聖之明哲即天之聰明也憲者克之使與天相似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聖人所以服人者曰天而已

惟口樞機榮辱之主起兆羞言之失豪釐而羞辱彌滿散布不可收拾惟甲冑自衛起戎已有召戎之端

通志堂

通志堂

惟衣裳服以章德在笥藏之笥未用之時當謹惟干戈以伐罪省厥躬吾身無瑕乃可戮人

王惟戒謹茲允信茲克明乃罔不休美

此憲天聰明之條目也天之聰明日命德討罪而

已口方言之耳甲冑以自衛耳而羞戎且自此起

焉況服之章刑之討顯然加之人而可不謹乎王

能戒此則信克明矣克明即聰明之明也日月在

天無不照若顯之照而幽之遺何足為明老氏談

聰明多於虛空言之聖人之論聰明皆求之實如

口甲冑衣裳干戈皆事為之粗也理無精粗粗者

不蔽則精者洞然矣其設施何往而不休哉夏云

以出於口為命一命再命三命皆口也口起羞故

衣裳當在笥甲冑起戎故干戈當省躬呂云上二

事人加諸我不可不防下二事我加諸人不可不

謹

惟治亂在庶官賢官任以私愛昵近惟其能才爵王制

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官爵天所有出於私意則非天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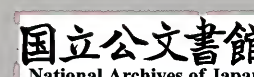
慮思善事之以動惟厥時時措之宜

善理也時幾也善必適時則善為有用如夏葛冬

裘各當其可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有之矜之則招損而非天道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先有備無患

一日二日萬幾事事非一事也或云事其事也

無啓開寵嬖納取侮玩無恥諱過作非

君尊如天孰敢侮之倖門開而朝廷不尊是自納

之也過而更如日月焉何恥之有諱之增一過也

歸之人又增一過也非自此日作矣

惟厥攸居心所政事惟醇醇粹

前所言皆憲天之事而此其本原也於止知其所

止則心無非天而大政小事焉有雜之以人欲之

私者乎

黷煩于祭祀時是謂弗欽禮祭煩則亂事神則難

高宗篤於奉先典祀豐昵皆持心之厚觀過可以

知仁者也然禮天所秩何可增加故說即救之

王曰得味之美哉說乃汝言惟服佩服乃不良善于言予罔

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言哉則深之艱行之惟艱王忱

誠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過

高宗味說之言而欲行之且謂非說言之善則無

可行也其知說至矣然說不喜其知而懼其不力

行必王之誠而於行之難者不難以協先德焉乃

自任不言之咎豈若襟量淺狹者一言遇主遽哆

然自喜以為至足者哉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通志堂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盤退于荒野

至荒野入宅于河入宅自河自河徂亳又往暨及厥終後罔

求之顯遂蹤跡泯爾惟訓于朕志沒不復明

高宗聞惟艱之論講學益切悵甘盤之已去而期

傳說於方來也孔云荒野河亳皆高宗舊勞于外

之事蓋高宗父小乙欲高宗知民艱苦使居民間

故廢業而遂無顯明之德

若作酒醴爾惟麴蘖麴多則苦若作和調羹爾惟鹽鹹梅

酸

此作聖之喻也醴未成米水而已羹未和牲牢而

已人之身百體皆備然非親善人以成就之亦天

地間一物耳一說苦鹹酸相濟而成猶君臣剛柔相

濟而成一說麴蘖以發其未有鹽梅以和其已有

爾交左右修輔予罔予棄如甘盤予惟克邁行乃訓教

此以終酒醴和羹之說也呂云交修者數學相長

互相發明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是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得

事不師法古以克永長世匪非說攸所聞人王人為君之

人君求聞之富豈以助文辭為觀美哉立天下之

大經彌綸天下之大化而至於贊天地之化育所

謂建事也然聞之多豈無邪正得失雜進者必以

先王之格言大訓正之乃有得無失而可以必卜

世十年之長矣反是則匪攸聞者嚴其辭以明理之必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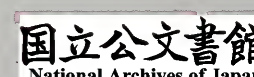
惟學講謙順遜虛志務力專時時敏勤厥修進乃來源源允信

懷念于茲念此不外道積充實于厥躬惟教學受半教止一不半猶一覺知

半待學者自悟如舉一及三聞一知二也念終始終而始典常于學厥德修罔不覺知

監視于先王成成已法憲法其永長無愆

此言道學之無窮也遜敏以來矣未也必允懷以積焉猶未也必學學終始以罔覺焉猶未也必監先王以永無愆焉來有諸已也積充實之謂美也罔覺聖不可知之神也學至聖極矣而聖不自聖自聖則自用矣寧無愆乎惟既聖之餘方舉其終身而得之者置之若無之地則學問之道始粹罔愆德之至難也臯陶止曰帝德罔愆呂云徐行後長言道最近為學當辨此心升降心一升則高傲滿假去桀紂之路不遠矣一降則卑遜退抑去堯舜之路不遠矣時敏者出入起居夢覺動靜無非天命流行來如井泉愈汲愈來馴致日新又新之地源源自生也道我固有非自外來本未嘗散何以謂積蓋是心長存無間則道自參會貫通否則道自道我自我矣夏云積有迹罔覺則化而無迹惟說式克欽承旁招求俊乂列于庶位此說求賢而相與輔成聖學於無窮也呂云高宗



能如上所陳說乃能承意求賢心正而後四體可舉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此乃汝風化

德即前云來積罔覺罔愆者也舉仰德之功而歸之傳說風化之妙此高宗遜志而望說之切也

股肱足手惟人良臣惟聖

人以體之全而成猶君以臣之良而聖主聖則風化之妙所由出也

昔先正臣大保衡尹伊作起興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使厥

后惟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

是予之辜罪佑助我烈有祖格感于皇天爾尚庶明

精輔保白子罔俾阿衡專獨美有商

此以伊尹自任之重望說也

惟后非賢不治致惟賢非后得不食苟其爾克紹繼

乃辟于先王永綏安民

后賢相遇之難而高宗與說適相值焉此興治之大機會也紹辟綏民於此時不能待何時邪

說拜稽首曰敢對答揚稱天子之休命

敢之一辭說之自任其尹乎君臣之立志如此商其興乎

高宗彤日第十五

商書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鳴祖已訓諸王作

高宗彤日高宗之訓二書一序一書亡

高宗彤日高宗彤日祭之明日又祭商曰彤周曰繹越有雉雉

災異有二無道之君與天地隔絕其應常遲賢君誠與天地合為一體情性之差少有過失災異立應高宗夢帝憲天精神與天地通久矣豐昵之過說前言之然人之過偏於過厚處難變此所以有雉雉之異也

祖己曰惟先格正王正乃厥事

此孟子所謂先攻其邪心也孔以為言古先格王正事弭災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視下民典常在厥義理降天年民

有永善則降祥有不永不善降殃非天天絕短民民道自中中絕命不義以絕其命民

有不若順德不聽服罪天既孚信命降災異以警戒正救厥德

乃曰其如台天何

民不畏乎命之正是自絕其命也欲格君心乃言民事言在彼戒在此也

嗚呼王司主敬民罔非天子嗣典祀無豐厚于昵

伐天理民若祖父皆天子也豈祖踈而父親乎豐

于昵焉宜雉之不虛來也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紂不責已而責人周周人乘伐黎地近王畿輔紂為惡祖伊恐民歸周則商亡奔

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文王脫羑里之囚紂賜之弓矢鉞鉞使專征伐其乘黎乃方伯之職其事君之小心則自若特紂增其惡而文增其德所以見咎惡而祖已以此占商周之興亡而恐也呂云西伯武王非文王也

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驚呼

天既訖盡我殷命格至人元大龜占罔敢知吉非先

王不相助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

康安食不虞度天性不迪行率由典彝今我民罔弗

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不何摯猛今王其如台

此時日曷喪之謂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聖人猶曰命靡常紂乃曰有命在天真亡國之言也

祖伊反出曰嗚呼乃罪多參列在上天乃能責命于

天殷之即喪指示乃紂功所成不無戮誅于爾邦

微子第十七

商書

殷既錯亂天命微子紂庶作誥父師太師少師比

史記紂母生微子時尚為妾改為妻而生紂紂父

帝乙欲立微子大史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

乃立紂。紂不可告而相與私議於家時事可知

矣

微子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庶亂治正四方

我祖湯底行致遂功成陳列于上世我紂用沈溺酗惡于

酒用亂敗厥德于下後殷民罔不小大無小無大好草且苟竊

盜外穴內卿士在位師相非度法凡有辜罪乃罔

恒獲敗獲紂為逋逃主有罪者皆倚貴戚避罪法無所施小民方興起相為敵鬪讎今殷

其淪沒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渡涯岸殷遂喪越至于

今日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憂悶如狂疾吾家殷老昏遜遜

于荒野今爾無指意告言一予顛墮墜墜若之何其

也此微子見殷將亡無所措躬哀痛之至以告二子

父師若曰王子微子帝乙長子天毒酷降災荒亂殷邦方興起

沈酗于酒乃罔畏畏畏所當畏咈逆其考老長尊舊有位人

賢今殷民乃攘取竊盜神天祗地之犧色牲體牲生

用器實容將食無災罪降下監視視殷民用乂治者讎治者

怨結斂聚召招敵讎不怠為不善惟日不足罪合于一同惡相濟多瘠窮

罔無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起受當其敗商其淪喪

我罔為臣僕決不為他人臣僕詔告王子出出迪合我舊云刻

不出紂必害之子王子弗出我商乃顛隳不自靖謀自安之理人自

各獻告于先王我不顧問行去遯退

微子嘗欲為帝乙所立盡言則為紂所疑害故去

以存宗祀箕子比干則可罄其忠諫者也故微子

抱祭器歸周而箕子囚比干死各盡其道求無愧

於先王而已此其所以為三仁歟

尚書詳解卷五

通志堂

尚書詳解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詳解卷第五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具體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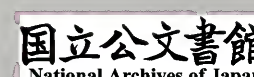
尚書詳解卷第六

泰誓上第一

晁錯從伏生受書時未有泰誓壁書出以巫蠱未
列學官張霸偽書與伏生書並行至晉世古書出
偽泰誓始廢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
三篇

（孔云）周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詳見詩大雅縣詩以為受命之
年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觀兵孟津卜諸侯之
心退而示弱十三年更與諸侯期而伐紂歐公闢
之以十一年為武王即位十一年序戊午即中篇



惟戊午直係於十一年之下與書十三年不同者非序誤字則經誤字也一月者仲尼序書寓春秋之法也春秋十二公定無正月蓋以舊君已終新君未立故不書正而書一也

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八百諸侯于孟津此未渡河以前王曰嗟我

友順邦冢大君越及我御治事庶衆士明聽誓

嗟之一辭武王豈得已哉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神亶誠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稱父母元氣始生初無厚薄得其全者為人得其偏者

為物性之神靈人皆有之而能盡其性者不皆然也故天必擇其誠聰明者以全天地不全之功此文元后之所以稱父母者以聰明不失靈耳非靈外別有聰明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溺湏酒嗜冒亂色女

敢忍行暴虐殺罪人以族及父母妻子官人以世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惟但

宮室臺上榭臺上陂澤障池掘地侈奢服衣以殘賊害于爾萬

姓焚炙炮烙之刑忠良剗剔剖腹孕婦皇甫謐云比于妻

天所以作元后者何為而乃如是邪天安得不怒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父肅敬將奉天威大勳功未集

三分天下有其二肆予小子發武王名以爾友邦冢君觀政紂所為于商惟

受罔有悛心乃夷然安居處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

廟弗祀犧牲粢黍稷盛在既于凶凶人盜食乃曰吾有民有

命罔懲止其侮心慢

觀政云者武王謂我與諸侯尚顧君臣大分有不

忍之心庶幾紂之改耳奈何觀察其政積十餘年

而紂昏暴日甚漢儒不察遂以觀政為觀兵謂十

一年觀而十三年遂伐紂非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治作之師教惟其克相助上帝寵

愛安綏四方有罪無罪紂之有罪無罪天實臨之予曷安敢有越過厥

志私心

紂之伐天也武王何心哉

同力度計較德力同有德者勝同德度義時措之宜德同有義者勝受有臣億十萬萬

惟億萬心人各有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視此則我之德義其勝紂必矣商罪貫盈

如繩貫之之滿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同予小子夙早夜

祇懼受命文考類祭于上帝宜祭于冢土社以爾有

衆底致天之罰天矜憐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

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紂濁而武清之時天哉弗可失

時哉見武王見天已的不可失所謂敕天之命也

時惟時惟幾之時非後世所謂乘機會赴事功之

比也

泰誓中第二

周書

惟戊午王次舍于河朔此已渡河羣后以師畢盡會合王乃

循巡師而誓曰嗚呼西土周都豐鎬地在西有衆咸聽朕言

八百畢會而立約束獨有西土者自近始也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人心本不息如天行健在用之善不善耳猶為善

為利皆孜孜焉雞鳴而起也人可誤用其心乎

今商王受力行此所謂惟日不足也無度法播散棄犁垢老老成昵親比

近罪人淫酗肆縱虐臣下化之朋聚家于家作仇害妬脅

恃權勢相滅無辜籲呼天穢濁德彰著聞上惟天惠

愛民惟辟君奉承天有夏桀弗克若順天流散毒害

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退夏令惟受罪浮過于桀

剥害喪元大良善也謂微子啓賊殺虐諫輔干謂已有天命謂

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以古鑑今惟不遠在彼

夏王桀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合朕卜襲重于休美

祥善戎誅兵商必克勝

其者不敢必之辭也紂乃謂已有天命此興亡之

所以異也夢卜者心與天地合也

受有億兆夷平人離心離德予有亂治臣十人同心

同德雖有紂周至親不如仁人海濱天視目自我民視

天聽耳自我民聽民心即天心百姓有過罹紂之害在予一人今朕

必往我武惟揚作精神侵伐于紂之疆取惟取彼凶殘害民我

伐用張于湯有光

此大勇也所以安天下也武之心即湯之心也行

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勗勉哉夫子將士罔或無畏臨事而懼寧執自處非敵恐不能敵彼者乃所以制勝

百姓懍懍危急若崩摧厥角首也畏紂之害嗚呼乃汝一德一心

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時厥明戊午明日己未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王曰嗚呼我

西土君子天有顯明道厥類善祥惡殃各以其類應無有或爽惟彰明

武何心哉天亦何心哉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斲朝涉之脛冬月見朝涉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剖賢人之心比于忠諫以其心異於人剖而視之作

威殺戮毒痛病四海崇重信奸回邪放逐黜棄師保

師保之臣屏除常棄典刑法囚拘奴辱正士箕子郊天社土不修

宗廟祖不享祭作竒怪技藝淫正不巧以悅取婦人列女

傳曰紂膏銅柱置炭火於下今有罪者行之輒墮火中姐已乃矣上帝弗順祝斷降時喪爾其

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安我則后

虐我則讎古人之言非武王私言也獨夫受殘賊之人謂之獨夫洪大惟作威乃汝

世讎樹立德務滋多除惡務本去惡本肆予小子誕以爾

眾士殄絕殲乃讎爾眾士其尚庶迪進果致毅致果致以

登成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

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

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

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此原我周受命之本歸之文王而不敢以已必伐
紂之功也可謂無必無我矣

牧誓第四

周書

武王戎兵車三百兩一車兩輪虎賁驍勇之士如虎賁物三百人與受戰

于牧野作牧誓

牧誓時甲子癸亥巳陳甲子王至而誓昧爽將明未明之時王朝至于商紂郊近郊

牧野地名乃誓王左手杖持黃金金鉞斧右手秉執白旄

尾以麾指曰逖遠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順邦冢

大君御治事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亞次旅衆大夫次於卿師氏周官所謂王舉

則從者千夫長統千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八國之人舉小予其

則大者可知稱舉爾戈戟爾干楯以扞敵立立之地爾矛戟屬予其

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雌雞無晨鳴牝雞之晨惟家

之索窮今商王受惟婦姐言是用昏棄厥肆富祀弗

荅昏棄厥遺亂王父祖母弟王父之弟同母之弟不迪教乃惟四方

之多罪逋逃亡是崇重是長尊是信是使是以為大

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

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過于六步七步坐作進退之節乃止

不全齊焉夫子勗勉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攻刺擊戰

節之乃止不貪殺齊焉勗哉夫子尚庶桓桓武也師直為壯如虎如貔

如熊如羆四猛獸于商郊弗迓迎克奔不敵以役勞西土勗

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自往歸獸至歸識記其政事作武成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近死魄明生則魄死死魄朔也近死魄初二日也越於翼次

日癸巳王朝步行自周鎬京于往征伐商厥四月哉始

生明日三王來歸自商商伐至于豐文王所都乃偃息武武修治

文文歸馬于華山之陽南放牛于桃林之野皆近豐地示天

下弗服用

記所謂倒載干戈包以虎皮也

丁未日十九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大奔走執豆木籩越

三日二十庚戌柴望詳見舜典大告天地山川武成既盡生魄十六庶邦

冢君皆生魄之日二十二柴望盡此生魄以後之日如舜典既月乃日也暨百工受命于周

魄月之輪郭黑

明日暎而生明光

月狀如銀丸本無光暎日而生明遇朔而日月

會以漸而離則月以漸而明至望則中天直對

其明始滿又以漸而離則月又以漸而虧以至

于晦

朔初一月光蘇而魄死死魄黑暈減也

初二旁死魄

朏初三月出哉生明

上弦初八魄死明生至半

望十五日月相望光滿

生魄十六日明減黑暈生

下弦 二十三魄生明減至半

晦 月盡月全黑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后稷稱王者尊之也建立邦國啓開土

師公劉后稷曾孫克篤厚厚前烈邠至于太王后稷十三世孫肇始基本

王迹居岐山之陽實始翦商王季太子子各歷其勤王家我文考父文王昌名

克成厥勳虞芮質成誕大膺受天命以撫綏方夏大邦力畏

其力小邦弱懷感其德惟九年大統一未集合三分有二予

小子其承厥志

先王王迹王家皆有天下後尊之之辭也文王地方百里有德而已何力之云曰畏曰懷大邦小邦自隨所見而然耳文王何心哉

底致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師所名大山大川神

曰惟有道歸道於祖曾孫周王史追書將有大正正其不正于商

今商王受無道暴虐殄絕天物天所生之物害虐烝衆民爲

天下逋逃主萃聚淵如淵聚魚藪如藪聚獸予小子既獲得仁人

敢祗承上帝以遏止亂略為亂之謀略華夏中國蠻貊夷狄罔無不

率相使俾使恭天成定命肆故予東征自西土東征綏厥商士

女惟其士女盛厥玄黃幣昭明我周王當為王天休美

震驚動民歸用附歸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庶克相予

以濟拯兆民無作神羞

濟民一念對越神明

既戊午師逾過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美命甲

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周師

前居徒倒回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

下大定戎衣一衣天下即定乃反還商湯政政由用舊不改釋放舊法箕子

囚紂所封高比干紂所殺之墓式憑式敬之商容賢人紂所貶之間門散鹿臺之

財發鉅橋之粟鹿臺鉅橋紂厚斂所聚之地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

服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建官惟賢位

事惟能賢之於事有能有不能居位任事必各隨其能重不輕民五教五常之教惟食衣食足而後知禮節

喪謹終遠追惇厚信有信者明顯義有義者崇重德有德者報答功

有功者垂拱手而天下治無為而治

此天地重開之氣象也釋囚封墓式閭則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散財發粟大賚則小人樂其樂而

利其利此未歸周時政事也列爵分土封諸侯也

建官位事任百官也教食喪祭厚民生也惇明崇

報勵風俗也此歸周後政事也其文理密察之政

行乎公平廣大之中物付物事付事各得其所垂

拱無為天下自治唐虞之治恍然若存於千載之

下也

尚書詳解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詳解卷第七

洪範第六

周書

武王勝殷殺受

紂自焚而死

立武庚

紂子

以箕子歸作洪

大範法

殷之當勝紂之當殺武庚之當立箕子之當以歸
並行而無心循天命之正由至公之理也以者箕
子之心不歸周以之歸者武王也箕子嘗言罔為
臣僕矣然天以是道畀禹傳至箕子非武王莫可
傳也且武庚之立武王遇商有禮矣此箕子所以
歸也

洪範

書所陳治天下大法故名

惟十有三祀

商曰祀以年為祀緣箕子不忘商之意

王訪問

于箕子

訪不敢屈而致謀焉則就之也

王乃難辭天道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默隲定下民相

輔協合厥居生理我不知其彝常倫次攸所敘即九疇之先後

降衷秉彝起居飲食凡民所以生者皆天也人主

代天裁成輔相可不知乎武王豈真不知哉聖學

無窮與湯未知獲戾之心一心也

箕子乃思慮言曰我聞在昔非臆鯀陞塞洪水鯀以為土勝

疏通湮汨亂陳其五行五行一曰水水帝乃震怒不畀洪範

九疇九者如田疇之布彝倫攸斁敗

九疇何嘗斁哉鯀自斁其身之彝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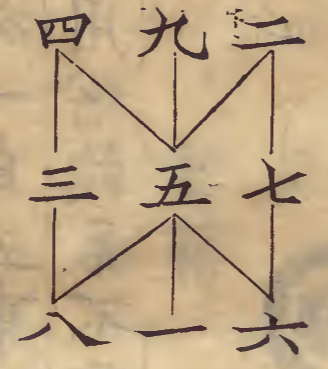
鯀則殛死禹子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天豈在身外哉彝倫天理也一豪人為不可加鯀

作為而汨之所以斁禹行其無事自然攸敘孔云

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以出列於背數至九禹

因而第之



戴九履一左
三右七二四
為肩六八為
足五居中位

九五一	七五三	二七六
二九四	六一八	四三八
四五六	二五八	

縱橫數之皆十有五

初一曰五行

初一絕句

王允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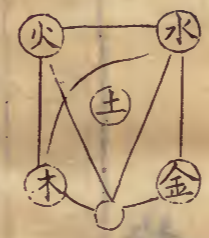
物莫不有初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二氣五行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則五行者萬物之初也故次於一自五事而下皆自五行推而用之故獨不言用猶乾易不言所利而所利愈大也

太極圖



陽動

陰靜



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次二曰敬用五事

人稟五行之秀以為人吾身之五事即二氣之五行故次二敬者身所以修也

次三曰農厚用八政

身修則可出政故次三

次四曰協以人事合天時用五紀

出政必協天時故次四

次五曰建立用皇大極中

五中數極中理為九疇之主故次五居中

次六曰乂治用三德

正直中經

剛柔 時中 權

極中也三德時中也執中不可無權故三德次皇極

次七曰明明白洞達不蓄疑用稽以上筮考決疑

前所言本末已備似無可疑至次七復謂之稽疑者聖人至公之體不敢自信也

次八曰念念念不忘用庶徵以天時證人事

稽吉凶於卜筮尤不若證休咎於天念則心與天一矣

次九曰嚮嚮此者用五福威背此者威以用六極

君子修之吉小人背之凶出太極圖說福極豈自外至哉次八言休咎所以正后身之是非也次九言福極

所以正萬民之是非也故疇以是終焉

一五行

自此以下箕子以所傳詳釋疇義也

五行順布循環無端流行無息故謂之行

一曰水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陰根陽也二曰火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陽根陰也三曰木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四曰金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五曰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生數 天一 地二 天三 地四 天五

水 火 木 金 土

成數 地六 天七 地八 天九 地十

天數五陽 一 三 五 七 九

地數五陰 二 四 六 八 十

尚書詳解卷之二

通志堂

張永

此五行自然之數也

水冬位 仲冬一陽生故為水數

火夏位 仲夏五月陰不奇必以耦故以季夏

二陰生為火數

木春位 仲春二月陽不耦必以奇故以孟春

三陽生為木數

金秋位 仲秋四陰生故以為金數

土四季 春季為先故以五陽生為土數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從人革變土爰

於稼穡春曰稼

此五行自然之性也

潤下作鹹

流下至海為鹹

炎上作苦

炎焦作苦

曲直作酸

幹枝花實則酸

從革作

辛

生綉而辛

稼穡作甘

此五行自然之味也天生五行民並用之明其性別其味不得而略也

二五事

形色天性物則也所當從事

一曰貌

木

二曰言

金

三曰視

火

四曰聽

水

五曰思

始孩而貌稍長而言於是能視能聽而思終焉呂云孔門四勿視聽先言動箕疇五事貌言視聽者顏子為已舉目皆用工之地人君動容作命天下觀聽繫焉故也

貌曰恭言曰從理順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微通

此踐形之學所謂敬用也恭從明聰睿形色中本有此性特不敬用而非有事焉則失之耳曰如水

曰潤下云者本然之體也

恭作用肅動容貌從作遠鄙倍又出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明作無不哲知聰作善謀善

睿作聖禮

自其本體而用工焉則德成矣夏云作成也

三八政一曰食食粒二曰貨懋三曰祀報本反始立國先宗廟作器先祭器四曰

司空度地居民五曰司徒教掌六曰司寇掌刑七曰賓朝覲會同八曰師軍旅

食為急貨次之食貨足則報本神得其所而後民安其居逸居不可以無教弼教不可以無刑此內

治也來庭焉則賓之不庭焉則師之此外治也。

此即周官六典之所從出也食貨冢宰之職祀賓

春官之職師夏官之職也

四五紀

五者人事之經紀不協則先時後時紛亂無統矣

一曰歲紀四時二曰月紀一月三曰日紀一日四曰星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辰十二辰以

紀日月所會五曰曆數以日月星辰之度數作甲曆以授民時

此堯典羲和之事也一說歲為歲星每歲歷一辰

十二年一周天月顯乎夜日行十三度有奇日顯乎晝日行一度星辰即歲月日所行之次

五皇一曰大極中

龜山云極其大則中可求止其中則大可有皇極之體也一云皇君也猶言主極有極者天建極者君也朱氏專主至之說有皇極辨皇建立其有極

極率性之道也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聖非豐愚非嗇也特凡民有之而不能有其有必有聖人焉立之此修道之教也

斂聚時五福極建於此則福具於此用敷布錫與厥庶凡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福非極外物也聖人先會此極則福聚於聖人矣遂敷之訓而還以立民之極則福散於

民矣

惟時厥庶民于往汝君極錫與汝保守極

極本民所有也民不能有賴君之教而有遂以此極為君之極君者萬民之取中一民弗保君之職有虧故曰錫汝

凡厥庶民凡庶之民無有淫邪朋黨人臣無有比私德惟皇

大作興起極一說臣民所以無淫比以君能立極

極性之所固有者也淫比習之所當無者也固有者有則當無者無有矣此天理人欲之界限也凡厥庶民有猷道有為能有守執汝則念不之不雖不協合于極不亦罹入于咎罪皇大則受容之而汝康

安而色載色載笑曰予攸所好德汝則錫予告之福極

和之五福孔時人斯則其惟皇之極

有極而無淫比則天下皆可教之人矣故此下詳

言設教之術猷為有守能進取者也固當念之不

協不罹有所不為者也亦當受之隨其氣質色笑

以教之而其好善之機動焉則隨以嚮用之福利

導而大歸之極皇極聖人其委曲成就斯人如此

也一以曰好德為君之言

無虐榮單獨弱而畏高明強人之有能有為使羞進

其行德而邦國其昌盛凡厥正人才德兼全既富祿方

又穀善持汝弗能使有好愛于而汝家國時此人斯則

其辜罪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為汝用咎罪

聖人之教一公平之心而已不陵弱不畏彊惟於

其有才者進之德以立邦家之基而已此正人之

必富且穀所以勸天下之善以興民俗也苟正人

不見尊用以無好于而家焉則人不知為善之福

斯其辜而無好德矣於此時而方欲以錫福誘之

何及也。夫人之生均稟此極而其氣質則不無

上智下愚中人上下之間焉上智者不待教皇極

之教為中人設故利導之術不得不詳此綏猷

為后之責也不然則陷吾民於其辜而胥為自暴

自棄之下愚矣可乎哉

無偏正不無陂平不遵用工王道粹為王無之義無有作私意好遵安作

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義路也道無偏私於無黨私於

王道蕩蕩大而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而易見無反如身當無

側如身當王道正直正道皇極會出而其有極歸入而其有極

此聖人所以建極之本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

聖人將以極教人必先置吾身於醇粹之地遵者

用工之始也力去其所謂妄作以遵之自外而入

之辭也至蕩蕩以下則人欲淨盡天理混融無事

於遵而出入往來無往非極矣極之在我者全而

以之建極何難焉呂云此反復吟咏皇極之體先

有會而後自歸會如會聚之會歸如歸宿之歸一

云君會極則民歸極

曰箕子皇極之敷布言教是彝常是訓教于帝天命之其

訓修道之凡厥庶民極之敷言君之是訓自更是行踐以近

天子之光性之曰箕子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任修道

此箕子總結前說也皇極之教秉彝之天而已帝

降之衷君民同一初性天光湛然虛明洞達何間

而有氣質之異習而遠焉未覺者視先覺始相絕

遠矣然其本同之性未嘗泯也有聖人焉以天訓

之而民遂以君之訓我者父詔子兄詔弟更相訓

而行之則天性一覺而民之天即天子之天矣覺

有先後覺則無先後先覺後覺均一覺也而豈其

遠而此天生烝民而王者代天作子又能全上天不全之功以更生之乃元后作民父母之職分故箕子於皇極之疇以是終焉（一云）此民頌君之辭六三德

此時措之宜也人謂剛柔非皇極之德不知乃以納民於中所謂舉偏補弊如易之大過理本無過大過者乃所以使之無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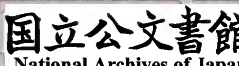
一曰正直
此皇極之本體也中也

二曰剛克勝於柔三曰柔克勝於剛
此皇極之用也權也

平康勸以爵賞時正直用正直彊暴很弗友順剛克治以刑法變和友順柔克

此時而措之也周禮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正直行所無事剛克所以抑其過而柔克所以進其不及權所以為中也未可與權是不中也非中之外別有權也

沈伏也潛藏剛克高亢明顯柔克
剛勝矣而沈潛之使不流於暴柔勝矣而高明之使不流於委靡此抑揚之妙剛柔所以不離於正直也（孔云）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喻臣當執剛以正君高明謂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



四時喻君當執柔以納臣呂云沈潛重厚之人教之以剛高明有才之人教之以柔

惟辟君作福慶惟辟作威刑惟辟玉食珍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汝家凶于

而國人臣用側正頗不平僻中民用僭越忒差也如魯三家晉六卿

此言操利勢以用三德也名分嚴然後闔闢運量由己推移否則德將安施乎惟辟所以嚴一人之分也臣無有所以安天下之分也呂云中者天下之大本人君亦天下之大本臣有之是二本也非中亦非權矣

七稽疑

擇建立卜龜筮著人乃命卜筮

著龜至公無私之物必擇人之至公無私者乃通乎著龜

曰雨兆霏霏似雨曰霽兆舒豁似雨霽曰蒙兆蒙暗陰顯曰驛兆絡驛相連屬曰克兆交錯相勝

此龜卜也灼通視其兆之形

曰貞內卦靜而正曰悔外卦動而悔

此著筮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揲著以成爻卦內外

凡七卜龜五占著用二衍推忒差疑

以下筮推知其忒而防悔吝立時是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周官三兆曰玉兆瓦兆原兆三易曰連山歸藏周
易俱有三法故必建三人從二人從衆也

汝君則有大疑如遷亳謀及乃心先蔽謀及卿士謀及庶

人詢謀及卜筮昆命元龜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

是之謂大同順身其康彊子孫其逢所吉

此成王定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之事聖人

與天地萬物為一無所不順流慶無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此如盤庚遷亳筮龜無心之物既從則他雖有逆

或別有私心何妨於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此如周公誅管蔡之事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

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祭吉作外征凶

聖人洗心滌慮假無私之物以寓吾誠一有不從

必有未盡作內猶可作外則必不可矣

龜筮共皆違背于人皆用靜吉用作動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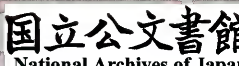
汝卿士庶民從矣何拘於枯莖朽骨哉古人卜筮

與後世異此理此義至精至微蓋有天下舉以為

然而不知又有未然者歟

八庶徵以天之五氣時與恒曰雨曰暘日曰燠暖曰寒曰風

雨暘燠寒風曰時五氣往來之時五者來備皆以各以其敘當雨



當陽而賜庶草舉其細則蕃滋庶豐一極備多凶一極無凶王元文

來備以叙休徵也極備極無咎徵也

曰休君政美徵證曰肅貌恭收斂無散慢時雨當雨而雨非淫雨也若順曰又言從時

暘若曰哲視明不昧時燠若曰謀聽聰作謀深沈時寒若曰聖思睿化妙時風

若

各以類應若桴鼓影響也天人豈相遠哉

曰咎君政惡徵曰狂顛恒雨雨極滋而無陽若曰僭躁恒暘若曰豫

逸恒燠若曰急迫恒寒若曰蒙闇恒風若

蒙視聖不啻天壤何為以蒙對聖蓋純一未發之

蒙能養其正即作聖之功矣

曰王省察惟歲歲功之成總其綱也卿士惟月月師尹惟日歲

月日時無易易位百穀用之以成又治象用明修俊賢民用

章顯家國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

昏不明俊民用微卷而懷之家用不寧

前所言以天證人此所言以人法天也王總其綱

卿士師尹理其目尊卑繁簡不易位則為休否則

咎矣

庶民民惟星如星星箕有好風星畢有好雨日月之行

度則有冬日進而北月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有夏日退而南月春東從從青道夏南從赤道月之從

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則以風雨

星之好無常也日月之行則有常自有體統若不

可有所徇也然月之行乃有從星而風雨何也然

張永

則安可謂治之自有體統而愬然不從民欲乎一
云月失道妄行則風雨

九五福一曰壽永年二曰富財足三曰康寧無疾四曰攸所

好德五曰考成終命六極一曰凶不考短折

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德不好六曰弱不能自強

順理者自與福會逆理者自與極會兩開其端所

以使民知所趨向也然豈可盡委之民哉董仲舒

謂堯舜行德而民仁壽桀紂行暴而民鄙天此又

人主為民之極者之責也五福不言貴者外物也

弱何以與於六極蓋學者大患在不能自強於善

或牽引於惡而不能自拔者皆懦而無力者也

武王既勝殷封封有功諸侯班分賜宗廟彝彝器作尊卑分有分器一書

旅獒第七

西旅戎國獻獒犬高四尺知人心可指唯大保召公作旅獒

旅獒惟克勝商遂通道路于九夷西八蠻南西旅底

致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舟車所至霜露所墜莫不來往而旅獻獒焉武王

固嘗驅虎豹犀象矣獒奚為而來哉

曰嗚呼明古王慎德謹之一字四夷咸賓朝無有遠邇

近畢盡獻方各物物惟只服食器用無他王乃昭明德有

之致所獻于異姓之邦若成王分陳無使異姓替廢厥服事上分

寶玉于伯叔同姓之國若分魯以夏時是庸用展布親親人之義

通志堂

不易改物惟德有其物重

明王謹德以來四夷其所獻自服食器用外無異物也且不以奉一身而公之天下又以至公大同之中必文理密察而昭德所致與寶玉之分各有差等焉凡人受其所分之物即明王得之所獻之物初無改易之異然無替服庸展親所以能行乎異姓同姓之邦者惟有德寓乎其物之中故耳若藝之珍奇則豈遠人所當獻而又豈一人所可昭德之物哉

德盛德盛之至動容周旋中禮不狎玩侮慢狎侮君子勞心者罔以盡人心

狎侮小人勞力者罔以盡其力不役受役於物耳目心之官為主不為耳目所役百

度法惟貞正玩人以人為玩喪德喪己之德玩物以物為玩喪志物交物則引之矣志豈復

能帥氣哉志以道集義寧不助長孟子所謂養氣也言人言以道接接以道則其言不能惑孟子所謂知言也

狎侮之病惟盛德之至者無之下是或不免可不謹乎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重異奇物賤輕用官

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土本性不畜養珍異禽奇怪獸

不育養于國不寶愛遠物則遠人格來至也周穆王取白鹿白狼物不至所寶

貴惟賢則邇人安自近始

人心不可不重用也入此則出彼入彼則出此所作所貴所寶其界限之嚴必如此而後可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此明王謹德之工夫不矜持細行終累損大

德為山九仞八尺功虧一簣

九仞虧於一簣可以藝為細事而不加謹乎

允信誠迪行蹈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世王

允迪非姑言之而已茲一念也民業之安王業之

所繫焉其本至近其效至遠此召公所以拳拳也

巢南方國伯爵來朝慕義而來芮伯王之卿大夫封邑於芮作旅陳王威德巢命命巢書亡

金縢第八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和二公曰我其為

與王穆敬卜凶吉周公曰未可以使武戚近死我先王公乃

自以為功事已為三壇封土坐北南以禮太王王季文王同墀除也為壇於南方

南坐北面北向周公立焉植璧植三壇以禮三王秉珪秉之手乃告太王

王季文王史官史乃冊祝執冊而祝曰惟爾元孫某冊本書武王各史作書諱

之代邁遇厲危虐暴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大子武王於文王為子之

責疾不于天以旦周公名代某之身予仁若考父能多材

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大孫武王於太王王季曰孫不若旦多材多藝

不能事鬼神乃命受命于帝天庭敷布佑助四方用能

定安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

敗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長有依托歸今我即就聽

命三五于元大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待爾

命三五爾不許我我乃屏棄璧與珪激切之辭乃卜三龜玉兆瓦兆

兆石習因吉啓開籥鎖見書所藏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兆王

其罔害予小子新命受命于三王惟永王長年終終周王業是圖謀

茲三王攸俟能念予一人使武王疾瘳公歸乃納藏冊于金黃

滕緘之匱中王翼次日乃瘳疾愈

壽夭定數死何可代或謂周公忠愛所迫不暇顧

理非也公之心天也天莫之為而為公之誠意亦

莫之為而為於此可以見天命一原之理矣

武王既喪疾瘳後四年死管叔及其羣弟武王母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霍叔

乃流播言於國曰公將不

利於孺子成王幼冲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法誅管蔡我無以

告我先王不誅管蔡則周室危何以見先王於地下周公居東東征武庚二年不忍則罪

人二叔武庚斯得伏辜于後公乃為詩以貽與王名之曰鴟鴞

見詩王雖禾盡悟亦未敢誚讓責公秋大熟未獲刈天大雷電以

風禾盡偃倒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質服以應

以啓金縢之書請命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

說二公及暨王乃問諸史祝史與百執事昔從周公請命者對曰

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必不穆卜昔

公勤勞王家惟予冲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顯

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迎我國家禮亦宜當之

王出郊將迎天乃雨反回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

凡大木所偃拔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天人之際間不容髮其驗至切也

大誥第九

周書

武王崩三監

孔云周分商畿內為三國邺封武庚庸封管叔衛封蔡叔鄭云管蔡霍三叔監殷

及淮夷徐奄之屬叛

周公相成王將黜絕殷作大誥

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周公攝政以王命告

弗弔周道不至天降割凶害于我家不少延長洪大惟思我幼

冲人嗣繼無疆限大歷天歷數服弗服不造作哲迪導民

康安矧况曰其有能格至知天命

此自歎禍速力小任重也

已發端歎辭予惟小子若涉淵深水無津涯予惟往求朕攸濟濟難

敷布賁大道夏作賁飾之賁敷前受所命天人受命命茲不忘大功文武創業

此言難之當必濟而前人之不可忘也

予不敢閉藏于天降威用天威用以征伐寧王孔云安天下之主謂文王也呂云武王遺

子我大寶龜鎮國紹繼天明即就命曰言有大艱難于

西土周所都西土人亦不靜安越於茲此蠢果驚殷武小腆

厚誕大敢紀紀經其叙舊天降威武王崩而管蔡流言知武我周國有

疵病也管蔡民不康曰武庚予復復商舊業反鄙鄙邊我周邦

寶龜即命大誥一篇綱目也事至於天而定矣

今蠢今翼次日民獻賢有十夫人予翼輔以于救安

寧定武武圖圖所功我有大事休美朕卜并吉三龜皆吉

十夫子翼卜并吉為人謀鬼謀之大同也休吉何

疑焉夏云前言寶龜武王崩後所卜也此言卜吉

將征武庚之初也

肆故予告我友順邦君越及尹氏庶官庶士上中御治事

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往伐殷逋竄播亡臣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難大民不靜

亦惟只在王成宮邦君周室越謂予小子考察翼于翼

不可征伐武王害何不違卜

王以卜吉告邦君御事矣而邦君御事顧以艱大

為疑至謂民之不安咎在王與周公且謂予翼之

夫當察而未可遽信至并卜而欲棄之為此大誥

之所以不得不作也

肆予冲人永長思艱艱大曰嗚呼允信蠢動鰥寡哀可

哉予造為天役所遺內大投昇艱于朕身越於予冲

人不叩我自恤

邦君艱大之說非也然而有是說予亦長思之矣

征伐之舉使鰥夫寡婦思其子從軍誠勞動也然

天方役我遺投以艱大之責我雖欲自恤不可得

也而豈故欲勞民也哉

義以義爾邦君越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當安子曰無恚

于恤憂不可不成乃寧民安考父圖功祖聖考

此責以大義言爾當以無恚安慰我而可以艱大

疑我乎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廢上帝命東征天天休美于寧王

興我小邦周百里而寧王惟卜用泰誓朕夢克綏安受茲

命今東征天其相助民矧況亦惟卜并用吉用

此以寧王證卜之不可違也

嗚呼天明顯然畏可畏弼助我不丕基

憂勤啓聖多難興邦其降威之可畏乃所以弼其
丕基而使之丕丕也而何艱大之疑乎

王曰爾惟舊人於邦君御事中提出爾丕大克遠省察爾知

寧王若此如勤創業哉天閔塞恣勞我成功所予不敢

不極卒終寧王圖事

寧王之興也亦勞矣則今之閔塞勞恣乃我成功
之所也敢以艱大自沮而棄寧王之勤乎

肆予大化誘善道我友邦君天棐助忱辭凡大誥所言其

考察我民民歸則予曷何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

亦惟用勤恣我民勞之者所若有疾因疾而慎如予曷敢不

于前寧人攸所受休休命畢終

我之恣民之恣一也皆天所以畏而弼之也何可
疑其畏而不察其為弼乎

王曰若如昔前日竊意朕其逝往朕言亦艱艱日日思

肯構屋厥父田厥子乃弗肯播種矧肯穫刈厥

考翼已敬其事其肯曰予有後子弗棄基肆故予曷敢不越

於印我救安寧王大命
汝艱大之說我亦遲遲思之矣然終不可已者何

也譬之父底法菑矣而子弗堂播焉則父之敬事
創業者必以不肖子目之矣肯言其能不棄基乎
如此則寧王大命印何敢不救也

若兄考王周公自喻乃有友喻三伐厥子喻民養廝養喻邦其其

勸弗救乎

前堂播之喻以自責此民養之喻以責邦君御事

王曰嗚呼肆哉言鋪陳爾庶邦君越及爾御事明邦

由國用哲明哲亦惟十人民迪誠意知上帝命越於天棊

忱爾時時平罔敢易變法法大矧今天降戾罪于周邦惟

大艱人三監大艱誕大鄰近胥相伐于厥室周爾亦不知

天命眷不易輕變予永念曰天惟喪亡殷若如稽夫去草去根

予曷敢不終朕黜殷所畀以終畀天亦惟休美于前寧人予曷

何其極究卜敢弗于從從率循寧人有指意疆土矧

今卜并吉肆朕誕大以爾東東征天命不僭差卜陳

列惟若茲

天之眷寧王至矣何待卜而後知乎我敢不從以
率其疆土也不卜且可無疑況又卜并吉而東征
之舉尚何疑乎

微子之命第十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名代武殷後封於宋

作微子之命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啓抱祭器造軍門肉

袒面縛左牽羊右抱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
微子使復位至殺武庚後封之宋

微子之命王若曰猷發語辭云殷王帝元子子長惟稽古

封先代後崇德尊湯象賢擇啓統承繼先王湯修其禮物

自古皆然作賓待以于王周家與國周咸同休福永世

商之典章文物無窮

夏尚忠 商尚質 周尚文

黑 白 赤

此稽古也可以觀三代易世至公之意矣。周命
維新車旗正朔本末數度皆一新矣而宋得獨修
商之舊焉消息盈虛如循環殷因夏周因殷其或

繼周百世可知先王禮物之不修後聖有作扶掖
之用何所稽考自微子至戴公止得商頌十二篇
孔子刪詩五篇而已禮物不修之故也。後世廢
興之際芟夷蘊崇惟恐影響之存哀哉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一也無聖化也無廣大也無淵深也無皇

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桀功加被于

時當德垂後裔

此崇德也齊聖廣淵湯之全體如元亨利貞非成
王深入閩域不足以識之湯之德代虐以寬而已
傳以謂湯尚嚴商人先罰而後賞豈知治體者哉
六百年之基一寬仁耳如霸者之機巧智術加於

一時則有之能垂於後乎

爾惟踐行修進厥湯猷道舊久有令善聞聲也篤實格

恭慎克孝肅恭神人此孝道也予嘉美乃汝德曰篤實不忘

不可上帝時歆享下民祗協庸用建立立爾于上公尹君

茲東夏亳在岐東

此象賢也

欽哉往敷乃訓教慎乃服所命率循由行典九服之命

常以蕃屏王室弘大乃烈祖湯律齊乃有民永綏厥

位毗輔予一人世世享朝德為善萬邦作式法俾我有周無

斃厭嗚呼往哉惟休惟為美改無替廢朕命

惟休之語從容涵養無一語及武庚之事聖賢所

過者化天討天命何心哉殺武庚義氣秋殺也封

微子和氣春生也

唐叔成王母弟得禾異畝體同穎穗天以彰成王獻諸天子王

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山東作歸禾一書

周公既得命命王禾旅陳天子之命作嘉禾一書亡言本君有嘉德

武庚叛而周公出微子封而周公歸

尚書詳解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